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三十四回 秋汛屆期履勘險要 堤防鞏固江漢安瀾

且說林公奉旨查辦監利縣糧書搶土鬧局一案，既據委員但明倫回轅稟復案中真相，即日飭提龔紹緒等全案人犯到省，親加嚴訊幾堂，然後分別擬罪，拜折奏復。大意謂：龔紹緒充當書吏，竟敢詭列卯名，侵吞土方錢至六千串，實屬玩法已極，應比照蠹役詐贓十兩以上例擬罪，發往極邊充軍；糧書鄧培元、吳德潤私收土費四千、三千串不等，在官人役，未便因其先侵後吐，寬免置議，應照蠹役詐贓一兩至五兩例，各杖一百，枷號一月；張良佐、李光懷、朱德順、蕭之棣、黃海兒等。到局滋鬧，均應照律杖八十；龔經伸、龔經輝等，隨同喧嚷，應照律笞四十，均已分別發落。革員秦祖恩充當散局董事，因糧書蕭之桐催費不力，令僱工朱正榜擅用鐵鏈鎖拿之桐，殊屬妄為，應請照違制律杖一百，革去從九品職銜；朱正榜與曾祥不應聽從鎖拿，應於秦祖恩罪上減一等，各杖九十；周超伯等因潰堤赴險無及，已據稟退，毋庸置議；監利縣鄧蘭薰雖無得規徇縱情事，惟糧書侵收土費，失於覺察；朱三工潰口，雖已賠修，而搶險截流等用項，仍於續征土費內開銷，殊屬非是，應請將監利縣鄧蘭薰即行撤任，以示懲儆。此折拜發後，隔了十幾天，奉到硃批如議辦理。時值秋汛，連日大雨，江水、漢水頓漲一丈數尺，江漢堤工岌岌可危。林公迭接各處報告，心想，江、漢堤防為楚省數十州縣人民財產的保障，倘有潰決，哪裡對得住百姓呢？還是親自出巡，督飭籌防，以免巨患。於是一面附片奏明出巡江、漢堤工，一面遴選熟悉江、漢堤防的文武隨員，即日出轅，巡視江、漢堤防。一般人只知黃河水勢一瀉千里，堤防關係非輕，特簡河道總督專司保護，殊不知江、漢水勢，來源分兩派，水勢翻瀾，比之黃河有過無不及。要知名為江、漢，實分江水、漢水兩派，江水自川入楚，由巴東至黃梅，計歷十八州縣，始達江西的九江；那漢水自陝入楚，由鄖縣至漢陽，計歷十三州縣，始出漢口，在長江匯合。除上游依山為岸，不必堤防外，那江水自荊州以下，兩岸設堤，約摸三十萬丈，不獨以導川水，並且湖南、廣西、貴州諸水，凡注入洞庭湖的，無不入江，也即是無不賴荊州以下堤岸為障。漢水自襄陽而下，因襄陽正當要衝，故稱襄河，自此以上，水清多險灘，兩岸多峭壁；自此以下，水勢汎濫，兩岸設堤約摸十七萬丈，也不是單導陝西的水，凡豫省西南一帶匯入唐河、白河諸水，莫不奔赴襄陽，與漢水合流，水勢衝激，不在於黃河，還加水性善曲，泥沙尤多，故爾易生灘嘴，河形因之屢變。稽考志乘，在前代江、漢堤防，此塞彼潰，常常有的；而萬城大堤，自乾隆五十三年潰堤決口，淹沒無數人民財產，以後連年潰決，約共五十多處，自數十丈至數百丈不等。自嘉慶十三年認真修築堅固，至今已閱三十年，萬城大堤總算年年奏報安瀾，不過其他漫潰所在很多，每屆秋汛，依舊時有小決口。總之，由於來源過多，水勢太急，泥沙停積，河底日高，堤岸下的田廬有較水面低至數丈的，蟻蟲穴處，便成滲漏，每遇伏秋大汛，江、漢兩水頓漲數丈，最易衝毀堤防。全賴在工員役搶險得力，能夠保得不有崩潰，正是徼天之幸？湖廣總督例必奏報安瀾。在工人員都有獎敘，這是江、漢堤防的大概情形。林公辦事認真，兼之前在東河總督任上履勘險工，深悉箇中利弊，並知堤防為無數人民財產的保障，確為地方上惟一要政。現在正值伏秋大汛，為江、漢堤防吃緊時期，故爾一面奏明出省督防，親赴荊江、襄河等處巡閱，一面率同隨員，乘坐大號江船，由漢陽溯流而上，經歷漢川、沔陽、天門、潛江、京山、荊門、鐘祥、襄陽各州縣，將南北兩岸堤工逐段量明丈尺，分為最險、次險、平穩三項，樹立標誌，以便稽查防護。

凡遇河灘寬遠、堤岸高厚的，列作平穩段；遇見灘窄溜近，河形尚順，堤岸雖形單薄，土性尚覺堅韌的，列為次險段；遇見迎溜頂衝，對面沙嘴挺出，堤前嫩灘塌盡，以及土性疏鬆，屢築屢潰的所在，概列為最險段要工，委派員役時加培修；每遇伏秋大汛，更加認真守護。林公周歷襄河兩岸，發現河底愈上愈淺，原來襄河底上下皆深數丈，近年來陝西南山一帶，及楚北鄖陽上游等處的深山老林，盡行開墾，栽種苞谷，山土日掘日鬆，遇有發水，沙泥泄入河底，逐漸淤墊，以致漢陽到襄陽，愈上則河底愈淺。兼之漢水性最善曲，相距一里，竟有迂迴數折，此岸坐灣，彼岸不免受敵，正溜既猛，回溜勢亦加狂，因是近年來襄河竟無一年不報漫潰。潰處的遺害，顯分輕重：潰在上游的較重，潰在下游的較輕；潰在支堤的較輕，潰在正堤的較重。從漢川以下，號為漢潰尾閘，向不設堤，叫做丁堰，由此而上，沔陽高於漢川；潛江、天門高於沔陽；京山、鐘祥，更高於天門、潛江。分明地勢上高下低，水性就下，倘使上游失事，水勢向下游直瀉，如頂灌足，搶險極難著手。所以林公一路巡視，對於上游格外注意。

本年五月中旬，漲水很高，幾乎浸堤決口，幸爾在工員役，不分晝夜，協力保護，上游均得保全，惟白魚境、長湖境兩處報潰：一係下游，一係支堤，關係較輕，且經林公派員監督補築，長湖境早已工竣，白魚境也早派員督工釘樁，並飭該縣嚴催業民集資搶築，及至六月下旬，漢水又加長七八尺，雖則驟漲驟落，尚未釀成漫堤巨患。但是現值秋汛，復漲固屬意中事，秋成將屆，禾稻在田，守護更宜認真，故爾林公出巡一個多月，一時不敢啟節回轅，暫駐鐘祥、京山二縣交界之處，督工加修王家營堤工。該處為最險要工，前任湖廣總督嵩孚駐工督建石壩三道，挑溜護堤，工程非常堅固，捍御極為得力。林公親臨履勘，更將該石壩加倍高寬，益覺鞏固，惟京山第五段的張壁口，與鐘祥第三段的萬佛寺兩處堤勝，目下俱被大溜衝刷，堤身壁立，極為危險。林公查勘明確，嚴飭該府縣作為護壩，築做盤頭，並於迎溜各段拋填堅大石塊，以資御護。又於劉公庵、何家潭兩處潰堤，勒限鐘祥縣修築原堤，添辦石壩，驗過工程堅固，重又向上遊巡勘。既遍襄河，復赴荊江查看，無非相度形勢，飭屬加防，積聚物料，預備搶險，此岸有險，命彼岸相幫，上段有險，命下段同護。今年水勢盛漲時候，竟達三丈四尺以上，幸賴林公周歷履勘，督飭屬員分段搶修保護，才得化險為夷。

林公因見水勢尚未全退，行抵老河口泊舟。因為連日伏處官艙，昏悶非常，便帶著史林恩、王安福登岸散步。那老河口是同漢水通流，一直要到漢川，那是個大碼頭，街上人煙稠密，河中船隻眾多。林公信步而前，瞧見一家茶棚子生意熱鬧非常，就帶著二隨員，踱進茶棚，擇空座坐下。林恩向店伙計要了三碗紅茶，林公一邊喝茶，一邊舉目四顧，只見滿棚茶客，大半是吃船上飯的。因為這裡是入陝西赴兩湖的水路要道，所以各幫船隻都泊在這裡候生意，船主和船伙老守在船上昏悶，都上岸來，聚在這家茶棚子裡喝茶消遣。分屬吃水面上飯的人，用錢手段，比較陸地上生意人格外闊綽，他們以為終年等在三面見水，一面見天的底子裡，常常出沒於驚濤駭浪之中，性命好像常懸在鞦韆架上，今天不曉得明天事，除非岸上有妻兒老小的，不得不積蓄錢來贍養身家以外，十人中倒有七八個闊手，有錢到手，登岸浪吃浪用，用完了，橫在船板上休養；打架起來，拚命不肯讓人。不過這班人迷信極重，飲食談話間的忌諱，也比陸路上混飯吃的人多，莫說陸路上人弄不清楚他們的忌諱，就是船幫中也不相統一，海船有海船的避忌，江船有江船的避忌，湖船有湖船的避忌。漢江船的規矩，與長江船不同，下江船的規矩與上江船各異，莫說一時弄不清楚，就是終身鑽在這裡頭，也難徹底瞭解。林公瞧見他們用錢闊綽，暗想：船伙計豈肯如此浪費，這班人只怕是水面強盜。正在疑想間，忽聽鄰桌上兩個船家，碰茶碗蓋催開水，驀地噹噹價兒響，倒把林公嚇了一跳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